，就是和尚的佛經，他們却沒動他分毫，因爲它們實在是沉重而愚笨。

和尚瞪着一雙淚眼看他們爲自己搬家，雖然這些東西無足傷害他佛教徒的慧命，但這血肉的的可恨的肉體，在明日破曉後，將要向它底主人伸手了。如果不是這累贅的肉體，那就自由了。他想。

那金阿財搬弄了一陣之後，又進來了。毒辣辣地向他走來，把手伸向他。「洋鈿，鈔票，銅子，統統拿出來」！那小暴君瞪着黑眼珠子。

「不是全給你們搜去了」？

「搜的是你騙人家的東西，我說的是你徒弟給你的銅鈿」！

「騙人家的？……不是都在你們手裡！阿財！」惟美心頭微微有點發燒：「被搶掠還要被侮辱，忍受損失還要被毆打」！

「刷！刷！……」小暴徒刷地又落下一陣手掌，似乎被打的是他自己，於是越打越來火。

惟美的臉，鼻子全出血了，眼皮被掌頭打腫起來。

「强盜！富豪出身的强盜！偷米吃的老鼠的……」

「來！來揍這和尚還敢罵人！喂揍！」這暴徒一招呼都擁了進來，撲着和尚一陣亂打。

「挖牆角！掘地皮！」

這班人又一陣亂忙。

「挖不出銅鈿來」！

「把禿頭吊起來煉金鋼」！

「燒廟子囉——阿九喂——」

一個人向外面叫。

「弄油柴——臘燭喂——」

「把和尚吊起來喂！」

「……」

和尚在奄奄一息中被吊起來懸着空，身上衣服被他們撕得稀爛，一臉的血，全身暴起青腫的傷痕，在這個殘缺者的身上已抽不出一點熱和力了。此時，他是一具善良而帶點倔强的僵尸掛在牆上。

窗外的火呼嘯着上了房子，入了窗口；烟，火種，乘風鑽進來，門窗着了火，桌上佛龕和佛經也着了火，床鋪字畫着了火，這棟茅棚被火侵凌着，那强盜之後的殘餘漸漸更殘餘，惟美在死的邊緣，只是「喲—喲—」地在胸腔裡透出絲絲微弱被烟火刺痛肺葉的最後之掙扎。

曉風瑟瑟地在漫野山谷中叫囂，山下有喔喔的鷄鳴，在曉風裡也可聽到疎疎落落農夫叱牛的口哨。

「火？火」！

「火呀！救火喂——」這是曉風裡傳來第一個人的救火聲。

（未完）

滌心軒隨筆

廿四、人乘爲基

印光大師生平弘揚念佛法門，所以能博得千千萬萬信徒的熱誠擁戴，不僅因念佛法門易行，實由印公生平言論，多以人乘爲基礎，對於現實人生的修養，切實有益之故。試讀印光法師文鈔，處處講到：「克己復禮，閑邪存誠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，主義僕忠」，無非是人乘的倫常之道。但印公與專講道德者亦不同，一面又導人嚮往清淨佛土，使人乘道德與出世佛法打成一片，如此則世間法與出世法，兩得其全。

廿五、修心爲本

常人對於念佛、參禪、持咒、拜佛、止觀等事，謂之「修行」，其實應易以「修心」二字，較爲適當。因修行的範圍很廣，念佛、參禪、等是修行，講說佛法或以文字討論宣揚佛法，亦不能說它不是修行。但以言語或文字講說佛法，雖亦可云修行，却不能說是修心。我們學佛的人，對於念佛、參禪、持咒、止觀、等等的修心法門，應任擇一門日常用功。因爲心是言行的主宰，心正則言行俱正，心邪則言行俱邪。若不知修心而徒忙於言行，勢必言論狂謬而行失常軌，利他不足，害他有餘，危險之極。深望教內道友，幸勿修談利他而忽略本身的修心功夫。

廿六、光中持名

鄭章庵居士所著念佛四十八法之中，有「光中持名」一法，我實驗很覺得益。茲節錄原文如下：「聲者心聲也，光者亦心光也；心聲旋繞之處，即心光煥發之處，安住於心聲中而念佛，即安住於光明中而念佛也。此亦勝境，能滅心垢，宜勤習之」，如能依照此法念佛，則心光與佛光交映，心光與佛光打成一片，滅除煩惱，收效極大。

廿七、行易知難

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曾舉飲食、用錢、作文等十事，證明行易知難的眞理。我們研究佛學，更深信行易知難的不謬。天下最難知者莫如佛學，天下最易行者亦莫如佛教。胡適博士曾著中國哲學史，上冊已印行很久，下冊至今流產，據說因爲漢代以後的中國哲學，牽涉到佛學，但胡博士對於佛學未能搞通，所以中國哲學史下冊至今未能問世，胡適博士在世法學術上，可說少有的聰明人了，尚且搞不通佛學。其實胡博士雖聰明，終究是凡夫，不能搞通佛學，亦不足怪。法華經上說：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辟支佛，所不能知」。佛法之難知，由此可見。但佛法雖如此的難知，亦有其易行之道，一句彌陀，是了生脫死的妙法，雖一字不識的人，亦可依法修行，所以稱爲易行道。從前葛濟之妻，家貧織布度日，有僧教以念佛法門，終日持念不輟，在布機上，擲一梭念一聲佛號，習以爲常。後見彌陀現身於虛空中，光明照耀，臨終蒙佛接引，往生極樂。所以佛教雖難知而實易行，現在做了一首行易知難的歌如下：

難難難　易易易

胡適博士不能辦
紡織娘娘生了西

唐湘清

請批評！

請訂閱！